

# 送你一朵小红花

□ 吴平 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

那年秋天, 单位机构改革, 我被从机关分流到了二级车间, 同时, 一个板上钉钉的职称名额竟也意外旁落。我一度失落, 整日消极低沉。

这时, 有安庆朋友发来邀请, 约我周末去东至的东流古镇赏菊喝酒。我犹豫。妻子劝我, 去吧, 出去散散心。

那次聚会共有七男两女九个朋友——有当地的企业家, 有政府工作人员。男性西装革履, 女士光鲜亮丽, 这让我一个在企业上班穿着习惯闲散的人感觉有些不自在, 再联想到彼时自己在单位的境遇, 更觉颓废无聊。那天中午, 不胜酒力的我走出酒店时已是晕晕乎乎摇摇晃晃。

饭后, 我们拜陶公祠, 仰双塔, 流连

东流老街。在江堤边, 遇着了三个小女孩, 七八岁的模样, 每个人的手里都攥着一束刚采摘的菊花, 有艳丽的红, 有奔放的黄, 有冷静的白, 还有安然的紫。同行的两位女性朋友上前, 俯下身, 笑问她们: 可以把这些菊花送给我们吗? 女孩们的神情显然紧张了一些, 相互望了一眼彼此, 随后, 手里的菊花便被藏到了各自的身后。

我们笑说, 算了吧。两位女士没有放弃, 追着女孩: 这样吧, 你们仨挑出一朵你们认为最漂亮的花儿, 把它送给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, 行不行?

这个提议有意思。我们都饶有兴趣地站在那里, 想看花落谁家。三个小女孩似乎也很好奇这个游戏, 她们没有拒绝, 用眼神

相互商量了一会, 然后, 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大眼睛的小女孩挑出了一株紫红色的菊花, 停顿片刻, 几分羞涩地走到我的面前。

我大惊, 竟一下子没有缓过神来。在文友们的提醒下, 才赶紧接过花儿, 连声对那三个小女孩说: “谢谢, 谢谢你们。”

几位男士有着些许嫉妒地开玩笑, “老黑的人缘真好, 连七八岁的小女孩都喜欢他”。两位女士更是从女性自我保护的角度深入分析: 老黑胡子没刮, 看着又老又黑, 估计是小女孩们害怕他, 送花买路罢。

不听他们的打趣, 我得意地把那朵紫红色的菊花挂在了腰包。

11年过去, 那朵美丽的菊花静静地躺在我的相册里, 永恒成关于秋日的温暖记忆。

# 纸巾与口罩相关的两件小事

□ 崔立 (上海, 公务员)



一件小事, 是我走进一家家居店没多久, 肚子里突然有了不适感。店里有卫生间, 但没有卫生纸。我身上也没有带纸巾。怎么办? 这里似乎也没纸巾卖。试一试的心态, 我又问了遍走过去的一位年轻女服务生, 她摇摇头, 说这里没有纸巾卖的。我的心头一下黯然, 眼看着她要走开了。我最后是咬咬牙, 说, 不好意思, 你身上有纸巾吗? 我可以买。这话, 其实是有点唐突的, 她没有义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。女服务生摇头说, 没有。见我一脸失望的表情, 说, 你要不, 等等我。她走进了一间屋子里, 出来后递给我一小包纸巾, 没有打开过的。我接过, 说, 多少钱? 我没带现金, 扫码给你吧。她摇摇头, 说, 不要钱, 送你了。

我从卫生间出来时, 找那位女服务生, 钱是一定要给她的。可我居然尴尬地发现, 几位年轻女服务生都戴着口罩, 已经认不出刚刚是其中哪一位了。一包纸巾, 对她, 都是小事。但在那个关键的时候, 绝对是大事。我的心头, 默默地感谢着这位好心的年轻姑娘。

还有一件小事, 是我早上刚从前门刷卡上公交车, 司机突然掷地有声, 请戴口罩! 我一摸口袋, 没带! 我傻眼了, 怎么办? 耳边听到一个轰雷般的声音, 说, “我终于等到你了!” 我吓了一跳, 看向声音的源头处, 是一位老人。老人从包里掏出一只崭新又干净的口罩给我, 说, 给你。我接过戴上, 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直到我

坐在老人身旁, 要把钱给老人, 老人怎么也不要, 说, 我这是助人为乐, 又不是为了赚钱。老人还亮给我看他随身的包里的一叠口罩, 说, 喏, 这些口罩我都是带着, 给忘记戴口罩的乘客的, 以前好几次, 看到那些着急上车又没戴口罩的乘客脸上的焦虑, 我又帮不上他们, 心里很难受。又说, 其实也没几个钱, 我有退休金, 钱也花不掉, 做些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事情, 心情我也舒畅了许多, 这比吃什么补品都能让我长寿, 对不对? 所以多预备一些口罩在包里。老人说着, 还自顾自地笑了。

后来, 我再出门, 包里必备两样东西: 几包纸巾和一叠崭新的口罩。那两件小事帮助了我, 我也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